

以「攻宦」為名：明成化間名臣王恕的政治形塑*

吳兆豐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引言

明成化年間名臣王恕(1416–1508)以敢於抗擊宦官、直言諫諍聞名當時與後世。¹時人稱他「可謂一代偉人」，²「國朝第一正人」，³始終「完名」。⁴清修《明史》稱讚他「剛正清嚴，始終一致」。⁵現代研究者也無一例外地視他為偉大人物並加以評述。⁶

士人批評、彈劾乃至抗擊宦官，是明代政治文化中既突出又慣常的現象。「攻宦」之舉，既是士人用以諫諍「格君」的激烈形態，也體現孔子以來以道自任的士階層根據「道」的最高理想對「無道」政治的鞭撻。⁷現代研究者多從道德層面考慮「攻

* 本文獲三位匿名評審專家提出寶貴修訂意見，並得學報編輯訂正訛誤，敬致謝忱。

¹ 黃宗羲視王恕為明代關學第一人，為列「三原學案」，案前小序稱包括王恕在內的「三原學案」諸儒者「多以氣節著」。見黃宗羲(著)、沈芝盈(點校)：《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九〈三原學案〉小序，頁158。

² 王鏊：《震澤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二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端毅王公墓誌銘〉，頁一下。

³ 成化中內閣大學士劉翀以「國朝第一正人」稱許王恕。見焦竑(輯)：《國朝獻徵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徐象榘曼山館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二四〈太宰王公傳〉，頁六九下。

⁴ 《明武宗實錄》稱王恕「方嚴偉特，數歷中外四十年，以身負天下之重，屢疏時政，多所匡救。大臣完名終始如恕者，蓋不易得云」，視他為一代完臣。見《明武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三七，正德三年四月己卯條，頁883。

⁵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7。

⁶ 王問靖：〈兩京十二部 獨有一王恕——王恕(1416–1508)評傳〉，《孝感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頁28–32；唐聖玲：〈王恕研究〉(合肥：安徽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⁷ 中國古代「士」階層根據「道」和「道統」所具文化力量抗衡、馴服「政統」的努力及二者之間的緊張關係，參余英時：《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中國知識人之史的考察〉，頁1–24；〈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頁25–99；〈道統與政統之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原始型態〉，頁122–46。「士」身上「志於道」和「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氣象，隨著宋代理學的崛起而得到強化，參黃進興(著)，郝素玲、楊慧娟(譯)：《李紱與清代陸王學派》(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10年)，頁44–58。

宦」呈現士人的不屈氣節，⁸或探究明代士人對宦官採取所謂中庸、調和的「中間路線」，⁹或探析二者政治上對立之外的「另一面」，即「作為社會中的人的普通交往」。¹⁰至於「攻宦」的歷史背景、過程和實效，反而少見詳說。¹¹

本文無意於重申王恕的剛勁氣節，而着重於探討建基王恕名節的「攻宦」之舉的背景，展現他進一步以「攻宦」來「格君」的後續努力與反響，進而探析王恕的政治形塑和他的可能用意。希望借助這一研究，既展現士人「攻宦」本所具有的複雜歷史面向，又為研討明代士人與宦官關係提供比照。

「攻宦」與王恕名節之建立

王恕不是一貫與宦官為敵的「攻宦」英雄。王恕，陝西三原人，正統十三年（1448）進士，選庶吉士，授大理評事，進左寺副，出知揚州，超擢江西右布政使，陞河南左

⁸ 揭露「柔媚取容」閹黨的劣行，謳歌「守身清正」士人與宦官的抗爭，見丁易：《明代特務政治》（北京：群眾出版社，1983年），頁113–45；馮天瑜：〈明代宦官干政及其對明代文化的影響〉，載馮天瑜：《明清文化史散論》（武漢：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二版），頁306–36。明末東林與魏忠賢及閹黨的對立，參 Ulrich Hans-Richard Mammitzsch, “Wei Chung-hsien 魏忠賢 (1568–1628): A Reappraisal of the Eunuch and the Factional Strife at the Late Ming Court” (Ph.D. dis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68)；苗棣：《魏忠賢專權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韓大成、楊欣：《魏忠賢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杜婉言：《失衡的天平：明代宦官與黨爭》（臺北：萬卷樓圖書有限公司，1999年）；John W. Dardess, *Blood and History in China: The Donglin Faction and Its Repression, 1620–1627* (Honolulu,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2)。

⁹ 冷冬：〈張居正與宦官關係述評〉，《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0年第2期，頁31–37；冷冬：〈葉向高與宦官關係略論〉，《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1995年第2期，頁45–52；冷冬：〈明代政治家與宦官關係論略〉，《廣東社會科學》1995年2期，頁60–66。實際上，丁易已注意到，明代有許多士人，如周忱、李東陽、王鏊、楊廷和、王瓊、楊一清、王守仁、沈鯉、劉一燝、葉向高等，「既不願〔與宦官〕苟合取容，但也不願只求潔身自好，他們多半還想在這困難情形之下建立一點功業，或是希望對宦官特務的橫暴有點補救」。他們借助宦官的力量，試圖「補救了宦官的橫暴，朝政的闕失」。見丁易：《明代特務政治》，頁101。

¹⁰ 齊暢：〈明代宦官與士大夫關係的另一面——以宦官錢能為中心〉，《史學集刊》2008年第4期，頁107–12。對於宦官與士人的具體「連接」方式及二者關係的社會面向，參陳玉女：〈明代中葉以前宦官、僧官與廷臣的連結關係——透過對「墳寺」與「地緣」問題的探討〉，《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報》第22期（1996年），頁283–304；齊暢：〈從碑刻材料看明代宦官與士大夫的幾種交往方式〉，《아시아연구》（《亞洲研究》）第4期（2009年2月），頁43–59。

¹¹ 林麗月探討晚明東林黨在不同政治環境下與內廷宦官關係始則疏遠、繼而合作、終而對立的歷史情形，指出天啟年間主張不宜與權璫公然決裂、婉轉調劑的「調和」論者葉向高，不敵持「擊內」的主流看法，致使東林被一網打盡的慘局。見林麗月：〈「擊內」抑或「調和」？——試論東林領袖的制宦策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14期（1986年），頁35–56。

布政使。成化元年(1465)，以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荊、襄流民，進左副都御史巡撫河南，遷南京刑部右侍郎，總督河道，改南京戶部左侍郎。成化十二年(1476)以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¹²成化十二年前，王恕幾近三十年的任官生涯，有不少與宦官共事交集，但在他平生奏疏合集中收其任大理寺評事至雲南巡撫前共三十篇題疏，沒有一篇是為彈劾宦官、或為解決宦官問題而上的，¹³也沒有其他相關記載，顯示他批評宦官。

王恕前此治績可圈可點，但為他贏得舉國皆知的名氣，令他「直聲動天下」，「聲震遠邇」，則得益於他在成化十二、三年擔任雲南巡撫期間，竭力彈劾當時不為輿論所許、舉國聲討的「惡宦」錢能。¹⁴王恕的崇拜者、官至內閣大學士的王鏊(1450–1524)，稱王恕在任雲南巡撫前，「所至有異政，然猶未甚為人知也」，¹⁵可謂道出實情。

王恕被命為雲南巡撫，一開始便被賦予彈壓鎮守太監錢能的任務。洪武間，太祖朱元璋(1368–1398在位)命沐氏家族世守雲南。仁宗朱高熾(1424–1425在位)之後，朝廷又陸續派遣太監鎮守，對雲南軍政施行監督協管。¹⁶正統間，因統一軍事行動，設文官巡撫雲南，然隨設隨撤。¹⁷成化十二年八月，雲南巡撫再置，¹⁸亦屬特立。這從大學士商輅(1414–1486)同年所上〈修德弭災疏〉可知。此疏論及八事，依次為節財用，却貢獻，開言路，慎刑罰，省工役，足軍餉，飭邊備，重地方。¹⁹「却貢獻」直接針對雲南等地鎮守太監大肆搜刮寶物「孝順」憲宗朱見深(1464–1487在

¹² L. Carrington Goodrich and Chaoying Fang, eds., *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 1368–164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1416–20.

¹³ 王恕：《王端毅奏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頁一上至四一下；卷二，頁一上至三一下。

¹⁴ 王鏊：《震澤集》，卷二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端毅王公墓誌銘〉，頁二下；李東陽：《懷麓堂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十〈明故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致仕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諡端毅王公神道碑銘〉，頁十八上；《明武宗實錄》，卷三七，正德三年四月己卯條，頁882。

¹⁵ 王鏊：《震澤集》，卷二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端毅王公墓誌銘〉，頁二上。

¹⁶ 歷任雲南鎮守太監，見郭曉航：〈元明時期雲南的出鎮藩王與鎮守中官〉（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頁165。鎮守中官制度的演進情形，見方志遠：〈明代的鎮守中官制度〉，《文史》第40輯（1994年9月），頁131–45；野田徹：〈明代在外宦官の一形態について—鎮守宦官をめぐる—〉，《九州大學東洋史論集》第24號（1996年），頁25–54。

¹⁷ 正統間工部左侍郎鄭辰、左僉都御史丁璇，均曾任雲南巡撫一職。見《明英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十六，正統元年四月癸丑條，頁313；卷七四，正統五年十二月己巳朔條，頁1429。

¹⁸ 《明憲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一五六，成化十二年八月辛未朔條，頁2843。

¹⁹ 商輅：《商文毅疏稿》，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修德弭災疏〉，頁五十下至五八下。

位)、以至「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而發，希望憲宗杜絕玩好。「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重地方」則借永樂間安南「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的歷史教訓，向憲宗敲示警鐘，要求設立雲南巡撫，彈壓守鎮太監錢能。

商氏之疏直切時弊，可謂內外兼攻：在內，太監梁芳等以左術見用，濫用非人，大興工程而致國家財政受困；在外，以錢能為代表的梁芳黨與，斂財進獻，為亂地方。對商氏之疏，憲宗答以「卿等所言皆為國為民，切於時務，節財用，朕自斟酌，餘悉准行」。²⁰可見，欽命王恕擔任雲南巡撫，是商輅上疏議行的結果。《明憲宗實錄》即稱重設雲南巡撫，乃「從大學士商輅等奏請增設也」。²¹清修《明史》也稱「商輅等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鎮守中官錢能貪恣甚，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為巡撫鎮壓之」。²²文史兼長的王世貞(1526–1590)更一語道破玄機：「朝議……鎮守中貴橫甚，欲借怨彈壓之，恕心知所謂，單車攜二童子以往。」²³質言之，再設雲南巡撫，目的是以文官鎮服日益肆橫的鎮守太監錢能。

錢能，女直人，生卒年不詳，正統二年(1437)選入內廷，²⁴成化四年(1468)至十六年(1480)任雲南鎮守。²⁵他和太監韋眷、王敬等，都是在朝專權用事大璫梁芳的黨與。²⁶韋眷始任廣東市舶提督，旋陞兩廣鎮守。王敬後被派往江南採辦公幹，他被王恕彈劾的情形，留待後文再論。錢能弟錢義(1435–1484)是憲宗東宮舊侍，後擢御用監太監。²⁷錢義也是梁芳同道，與方士李孜省(?–1487)交結，以方術逢迎憲宗。²⁸簡言之，以梁芳和錢能為代表的內外大璫，「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萬〕貴妃歡」，²⁹用權弄事。這一嚴重而明顯的朝政大弊，稍有政治敏感的官員斷不會不加理會，更何況舉朝側目的「惡宦」錢能最擅於「苛斂民財」，而其不法之事又發生在東窗事發之際。³⁰

可見，對錢能開刀，既是朝廷設立雲南巡撫題中之義，又是充任者能否允乎公論、成就名節的大事。事實證明，王恕「心知所謂」，頗明此義，到任雲南便放開手

²⁰ 《明憲宗實錄》，卷一五五，成化十二年七月癸亥條，頁2834。

²¹ 同上注，卷一五六，成化十二年八月辛未朔條，頁2843。

²²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2。

²³ 焦竑：《國朝獻徵錄》，卷二四，王世貞〈吏部尚書王公恕傳〉，頁六十下。

²⁴ 趙令揚(審訂)、梁紹傑(輯錄)：《明代宦官碑傳錄》(香港：香港大學中文系，1997年)，萬安〈大明御用監太監錢公墓志銘〉，頁110。

²⁵ 錢能種種惡績，參古永繼：〈明代駐滇宦官考〉，《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頁39–48；楊三壽：〈明憲宗時期的雲南鎮守太監錢能〉，《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年第3期，頁53–55。

²⁶ 《明史》，卷三百四〈宦官傳一·梁芳〉，頁7781。

²⁷ 《明代宦官碑傳錄》，萬安〈大明御用監太監錢公墓志銘〉，頁110。

²⁸ 《明史》，卷三百七〈佞倖傳一·李孜省〉，頁7881。

²⁹ 同上注，卷一一三〈后妃傳一·憲宗萬貴妃〉，頁3524。

³⁰ 同上注，卷三百四〈宦官傳一·錢能〉，頁7782。

腳，竭力彈劾錢能之罪。從成化十二年九月被命為巡撫，至十三年十一月陞任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在任不到一年，「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³¹盡發錢能及其部下的不法罪狀。王恕行動迅速果斷，不負眾望，贏得聲譽名節。

從王恕在雲南所上奏疏內容看，又可見他有意配合商輅整頓宦官弊政的舉措。王恕與商輅雖非同科，但二人曾與岳正(1418–1472)、彭時(1416–1475)同學於國子監祭酒李時勉(1374–1450)。³²王恕奏疏集共收他在雲南所上十件奏疏，第二、三、六、七件均為彈劾錢能而作。第二件指出勾結外夷犯法人員，皆錢能主使，疏請將錢能及其脅從「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以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及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³³第三件繼續聲討，稱錢能「到於雲南，侮慢自賢，罔遵聖訓」。³⁴第六件除彈劾錢能外，還引述商輅〈修德弭災疏〉，謂此疏既已准奏，當即執行，禁止錢能「貢獻」，「通行各處守備、鎮守內外官員，今後除常例、歲貢外，其餘一應花草禽鳥寶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許貢獻」。³⁵王恕繼而引《尚書·旅獒》召公戒武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以及《論語》「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勸諫憲宗克絕玩好，「留心聖學，專意政事」。³⁶第七件謂「昔者交趾守鎮非人，因而失陷地方」，而錢能等勾結外夷「所為之事，殆有甚焉」。³⁷這與商輅〈修德弭災疏〉「重地方」之論，互為呼應。王恕有意配合商輅之處，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王恕所以力攻錢能，是商輅等議立雲南巡撫的主要目標預期，也是外廷輿論所向，故他大可無後顧之憂。王恕到任後，的確不負所望，表現異常果敢，有力配合商輅抑制宦官、諫言憲宗之舉。雖然王恕彈劾錢能不遺餘力，但憲宗只處理錢能的附從人員，對錢能其人則置而不問，僅予切責而已。³⁸直到十六年五月，錢能才因病暫回南京閑住，³⁹而前此被王恕彈劾的指揮使姜和、李祥，也因錢能乞恩獲免罪罰。⁴⁰

宦官所以在外斂財為亂，根源是憲宗默許、縱容。故在「攻宦」之際，王恕不忘規諫憲宗講明聖學、勤於政治。但從實際情形看，王恕除了成就自身「直聲」之名，其他目標均未如願：既未將罪首錢能繩之於法，又不能使憲宗幡然醒悟，却天下「貢獻」。王恕直接彈劾錢能的四件奏疏，也只有〈奏解犯人及參鎮守官奏狀〉，得旨

³¹ 同上注，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2。

³² 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天啟刻本，卷一〈岳正傳〉，頁二二上。

³³ 王恕：《王端毅奏議》，卷三〈奏解犯人及參鎮守官奏狀〉，頁十六上。

³⁴ 同上注，〈參鎮守官跟隨人員擾害夷方奏狀〉，頁十九下。

³⁵ 同上注，〈乞却鎮守官進貢禽鳥奏狀〉，頁二九上。

³⁶ 同上注，頁二八下、二九上。

³⁷ 同上注，〈駕帖不可無印信疏〉，頁三十下至三一上。

³⁸ 《明憲宗實錄》，卷一七四，成化十四年正月癸巳條，頁3151。

³⁹ 同上注，卷二百三，成化十六年五月丙午條，頁3558。

⁴⁰ 同上注，卷一八二，成化十四年九月乙酉條，頁3292–93。

「〔錢〕能果有罪，奏來處分」，⁴¹其他三件均「留中」不報。這三件奏疏未見於《明憲宗實錄》，且弘治十五年（1502）王恕自撰履歷明確稱第六、七兩件奏疏「俱留中」。⁴²

質言之，王恕在雲南「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卻沒有產生足以「動天下」的實際事業。正德十六年（1521），何孟春（1474–1536）上〈陳革內官疏〉，其說殊堪玩味：「成化間錢能鎮守雲南，以巡撫都御史王恕之德望，累形於建白而竟不獲伸。……不獲伸者，時有公論，卒成名臣。」⁴³王恕建白雖「不獲伸」，但並未妨礙他成為「名臣」，所謂「時有公論」，正是包括王恕在內的明代「攻宦」者的重要支撐與出發點。⁴⁴

「攻宦」與王恕「格君」之努力

「攻宦」帶來的卓著名節，使王恕越發以批評權倖自任，以「格君」自重。成化十三年（1477），隨著商輅抗擊大璫汪直失敗而致仕，王恕也很快離任雲南，改調南京兵部尚書。⁴⁵南京任上，王恕沒有大力「攻宦」，這或是沒有出現舉國皆討「惡宦」之故。成化十六年至二十年，王恕任南直隸巡撫。期間他彈劾梁芳的黨與江南採辦兼織造太監王敬，為史稱道。

如果說王恕彈劾錢能是奉命而為，不得不為，則他竭力彈劾太監王敬等人，就是借「攻宦」來「格君」，透過批評宦官來箴規憲宗。王恕奏疏集中共收錄他在南直隸巡撫期間所上二十一件疏稿。第三、四兩件奏狀要求憲宗停織造，罷進貢，止燒造。在第三件奏疏中，王恕又引用《尚書·旅獒》召公訓戒武王「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的話，希望憲宗「深思而力行之」，⁴⁶「凡織造官一切取迴，珍玩奇貨，令四方無來獻」。⁴⁷但兩疏均未見憲宗答覆，王恕也自言所奏皆「不報」，⁴⁸清修《明史》則稱此時王恕「先後論列，皆不納」。⁴⁹

⁴¹ 同上注，卷一六八，成化十三年七月乙亥條，頁3042–43。

⁴² 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喬世寧刻本（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卷六〈石渠老人履歷畧〉，頁十九上。

⁴³ 何孟春：《何文簡疏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陳革內官疏〉，頁六上。

⁴⁴ 成化間，南北言路對朝政之弊敢於集體發聲，並獲朝中重臣相互聲援，「公論」遂告形成。清修《明史》即注意到，天順以後尤其是成化時期，言路之官，「振風裁而恥緘默。自天子、大臣、左右近習無不指斥極言。南北交章，連名列畧。或遭譴謫，則大臣抗疏論救，以為美談」。見《明史》，卷一百八十〈張寧等傳贊〉，頁4803。

⁴⁵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2。

⁴⁶ 王恕：《王端毅奏議》，卷五〈奏報災傷因言織造進貢勞民傷財奏狀〉，頁十一下。

⁴⁷ 王鏊：《震澤集》，卷二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端毅王公墓誌銘〉，頁三上。

⁴⁸ 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石渠老人履歷畧〉，頁十九下。

⁴⁹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3。

上乞休等疏之後，成化十八年(1482)七月，王恕題疏要求取回以買玩好為職務的太監王敬。此疏嚴重其辭，以收回王敬為題，廣泛針砭時弊。王恕責問：「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欲天下如泰山之安，得乎？」⁵¹王恕稱，他「若隱忍不言」，不僅不是忠臣，且有愧於「皋夔稷契伊傅周召」。皋陶、夔、后稷、契是舜時賢臣，伊尹、傅說都是商時良相，周公旦、召公奭更是周時碩輔。王恕譏諷以萬安(約1417-1488)為首的當局不能以道事君，「格君心之非」，更昭示他以「伊傅周召」自任之義。

王恕題疏未見憲宗回應，他隨即於同年十一月進〈陳言聖學疏〉，公開向憲宗陳言聖學，彰顯他以「格君」自任、以「伊傅周召」自重之情。此疏直接針對成化十八年八月憲宗遣派太監杜福友往江南一帶搜羅玩好，隨即轉談聖學。王恕稱帝王身兼治教之責，學「不在乎博，在乎知其要」，而其要則在「學二帝三王之道，身體而力行之」，只要取《尚書》「二典、三謨，與夫〈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篇而讀之，復取《漢〔書〕》、《唐書》有關於治亂成敗者三二策而涉獵之」，便可以「開廣聖心，資助化理」。王恕且謂：「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堯也；惡衣菲食，禹也。……若能以堯禹之心為心而搏節之，即今日之堯禹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湯也；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文王也；不泄邇，不忘遠，武王也。若能心湯之心，行湯之道，即湯也；心文武之心，行文武之道，即文武也。夫何不可及之有？凡此皆為聖學之急務也。」⁵²王恕陳說堯、禹、湯、文、武之道，以此反諷憲宗怠政，寵信萬貴妃，親佞遠賢，喜於玩好。此疏措詞嚴厲，清初查繼佐(1601-1671)直謂是針對憲宗「顧不省，乃及此」的諫評。⁵³王恕提醒憲宗著重體味《尚書》「二典」、「三謨」及〈太甲〉、〈說命〉、〈無逸〉、〈旅獒〉諸篇，用意也都頗為嚴重。「二典」即〈堯典〉、〈舜典〉，「三謨」即〈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合起來就是《尚書·虞書》，所載都是堯舜聖君善德善政、賢臣良輔「告君」之言及君臣同遊之樂。〈太甲〉、〈說命〉、〈無逸〉、〈旅獒〉四篇，分別是伊尹、傅說、周公、召公所作，都是當時賢相警戒君王不可好逸惡勞、親於政務之訓。王恕藉此希望逸豫荒淫的憲宗勤於政事，絕於玩好，也向他傳達奏疏所以「直言而不隱」，即如「伊傅周召」之「告君」訓王。

〈陳言聖學疏〉亦遭「留中」，⁵⁴無法令憲宗回心轉意。王恕再次以嚴厲「攻宦」來「格君」，對被派到江南搜刮的太監王敬大肆糾彈。成化十八年末，王恕又上乞休

⁵⁰ 王恕：《王端毅奏議》，卷五〈乞取回買玩好王太監奏狀〉，頁二九上。

⁵¹ 同上注，頁二九下。

⁵² 同上注，〈陳言聖學疏〉，頁三三上、三四上至三四下。

⁵³ 查繼佐：《罪惟錄》，《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民國二十五年(1936)四部叢刊三編影印稿本，列傳卷十一上〈王恕傳〉，頁四八上。

⁵⁴ 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六〈石渠老人履歷畧〉，頁二十下。

疏。十九年(1483)，他連上三份奏疏彈劾太監王敬。〈論中使擾人因乞休致奏狀〉專論王敬擾民之罪，〈論中使科擾民所得物件奏狀〉詳列太監王敬搜刮物件清單，〈糾劾奸人撥置中使擾亂地方奏狀〉彈劾王敬及其黨羽，要求懲治。在〈論中使擾人因乞休致奏狀〉中，王恕提及前此所上乞休疏憲宗的批語，並加以發揮：「臣有以見陛下不以犬馬視臣，而以耆舊大臣之禮待臣，雖成湯之先民時若，成王之壽考無遺，不是過也。臣雖無似，豈不感激聖德？然陛下既以大臣之禮待臣，臣敢不以大臣之道自勉！」⁵⁵王恕自矜以大臣之道「格君」，顯見無餘。他所以間隔上疏乞休，可能是他對憲宗屢屢不應其「攻宦」和「格君」之疏的抗議。

《明憲宗實錄》對王恕彈劾王敬之事隻字未錄，可見王恕彈劾王敬的訴求畢竟未為憲宗採納，而王敬也沒有因其彈劾而致受懲，相反他還「公幹回京，稱旨受賞」。⁵⁶一直到「中官尚銘亦發〔王〕敬奸狀，乃下敬等獄，戍其黨十九人，而棄〔王〕臣市，傳首南京」，⁵⁷王敬才受到應有懲罰。換言之，是宦官內部鬥爭令王敬最終受罰，而不是王恕「攻宦」之功。王鏊稱王恕有「回天之力」，⁵⁸顯為誇大之辭。

王恕連連受挫，但仍不斷進言。成化十九年，他又上〈陳言制治保邦奏狀〉、〈陳言治安奏狀〉、〈敷陳古訓奏疏〉，都是他愈以「格君」自任的體現。〈敷陳古訓奏疏〉尤堪玩味，備列先聖格言，均取材於《尚書》：首之以益告舜之言，次之以禹告舜、仲虺告成湯、伊尹告太甲、傅說告高宗、召公告武王和成王，終之以周公告成王。此疏首尾部分稱：

古之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聖君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賢臣也。當是時，君不自以為聖而必取人以為善，臣不以君為聖而必責難以為恭。……湯武之聖，豈仲虺、召公能過之哉？太甲、高宗、成王之賢，亦豈出於伊傅周召之下哉？然而仲虺、伊、傅、周、召，屢進直言，懇懇切切而不顧者，以其食君之祿，受君之託，職分之當為也。在他人聽之，若有所不堪，而湯、武、太甲、高宗、成王，皆受之而不拒而不罪者，知其立言之意，為國為民為天下而不為己私也。有是君，有是臣，所以共成雍熙泰和之治，澤被當時，名垂萬世而無已也。仰惟陛下聰明聖智，孝友寬仁，承祖宗之大統，為億兆之君師，可以比隆二帝三王而軼乎太甲、高宗、成王遠矣。臣生當斯世，陟茲崇階，沐仁義之膏澤，覩道德之光輝，何啻親見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君矣。欲效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敷言以盡忠，愧乏其才，欲默默以自全，尤恐負陛下之深恩，日夜思懼，計無所出，是以掇

⁵⁵ 王恕：《王端毅奏議》，卷五〈論中使擾人因乞休致奏狀〉，頁三七下至三八上。

⁵⁶ 同上注，〈申救常州府知府孫仁奏狀〉，頁五三上。

⁵⁷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3。

⁵⁸ 王鏊：《震澤集》，卷二九〈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諡端毅王公墓誌銘〉，頁三上。

拾前言以為陛下獻。惟陛下於清燕之時，召二三儒臣於便殿逐句而詳解之，復以今日之事，逐件而體比之。其有合者行之，不合者改之，可儆戒者儆戒之，可效法者效法之。務俾有益於聖德，有益於治道，有益於國家，有益於生民而後已。如此是陛下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任待臣，臣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道事陛下也。⁵⁹

王恕以「伊傅周召」自命自矜無疑，乃至不啻夫子自道。王恕向憲宗表明，他所以勤懇懇彈劾宦官，責難君主，是「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道事陛下」，故憲宗理應「以皋夔稷契伊傅周召之任待臣」。王恕最後還稱，如果憲宗採納他的忠言讜論，則有如引他「日侍左右」，否則就乾脆讓他休致歸田。這自然反映王恕抱有「君子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的氣魄，但更透露他儼然將自己看作「致君堯舜」的賢臣，迫使憲宗作出合於道的決定。

憲宗對王恕的「抗議」置之不理，只是又將他改任南京兵部尚書。終成化朝，王恕一直羈留在南京任上，不能北調進入權力核心。成化二十年(1484)，再度改任南京兵部尚書的王恕，更加正色直言，「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幸」，令「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⁶⁰雖然「天下傾心慕之」，乃至時有「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之謠，但王恕危言正論仍無實效。拿王恕疏救林俊(1452–1527)的事件來看，結果也是「不報」，只因「會星變，梁芳諸人懼，乃乞還俊官」，⁶¹林俊才獲免罪。成化二十二年(1486)，憲宗起用傅奉官，王恕「諫尤切」，終因「好直言」，「不得立朝」，致仕還鄉。⁶²王恕「攻宦」和「格君」的舉措暫告一段落。

綜上所述，無論是「攻宦」或是「格君」，王恕都是透過奏疏，以激烈而嚴厲的正論直言展開。對宦官，他毫不假借，竭力彈劾在地方搜刮「貢獻」的太監；對憲宗，他以「伊傅周召」自任，正言責難，毫無規避。雖然沒有產生實際效果，朝政依然弊壞，憲宗仍我行我素，不為所動，但王恕熱情不減，愈挫愈勇。

成化末王恕的政治形塑及用意

成化中後期的朝政愈趨頹弊，王恕直節抗爭的形象愈加突出。成化朝多秕政，「一壞於汪直，再壞于李孜省，傅奉滿朝，貪諛成風」，「萬安、劉吉、彭華、尹直同在閣。……萬、劉繇貴妃進，彭、尹繇李孜省進。……濁莫甚此時」。⁶³崔銑(1478–

⁵⁹ 王恕：《王端毅奏議》，卷五〈敷陳古訓奏疏〉，頁五七下、六十上至六一上。

⁶⁰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3。

⁶¹ 查繼佐：《罪惟錄》，列傳卷十一上〈王恕傳〉，頁四八下。

⁶²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4。

⁶³ 黃景昉：《國史唯疑》，《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康熙徐鉉抄本，卷四，頁60、54–55。

1571) 稱成化時「內則宦戚，外則閹部，各引私朋，寘清顯。及闖汪直、吏李孜省、嬖戚萬氏驟寵，又進退大僚矣。惟王端毅公著節焉」。⁶⁴

「無道」政治之下，敢於言人不敢言的王恕，自然極受士人尊敬，視為標幟，乃至達到「閭巷小人日談其德，如稗官野史稱說古人之事，琅琅可聽」的境地。⁶⁵王恕巡撫南直隸，江南一帶文士已對他推崇備至：「王端毅撫江南，公〔姚丞〕以諸生上詩，有兒童走卒知司馬，白日青天見仲淹之句，輿論以為允愜。……憲廟殛二人〔王敬、王臣〕以謝撫臣，公復有詩志喜，識者曰此石徂徠〈慶曆聖德詩〉也。」⁶⁶呂夷簡(978–1044)罷相，宋仁宗趙禎(1022–1063在位)進用范仲淹(989–1052)等人。國子直講石介(1005–1045)作〈慶曆聖德頌〉，以慶朝廷退小人、進君子。從引文可見，王恕顯然已被輿論標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化身。

「奸人播惡東南，中外有心者憂，有口者議，然竟無一人敢當其前，諛曰時不可言也」。在此情況之下，王恕「奮不顧身，起而排其奸」，自然贏得四海傾心。時任翰林編修、蘇州人王鏊致信王恕，譽之為「古之所謂大臣者」，「有愛君之心，有致君之術，有告君之體，有格君之誠」，乃當今「天下一人」。⁶⁷成化十六年秋，南京國子祭酒、常州武進人王儼(1424–1495)，受王恕之託，作〈三原王氏族譜序〉，稱恕「巡撫南畿，憫生民之疾苦，慨時政之闕失，目覩心隱，形於章疏，匡拂時病，磨切貴近，皆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如公者不謂之以道事君之大臣？如吾皇上不謂之從諫不拂之聖主乎？君臣相得，道洽政治，雖古所稱茂弘之在晉，叔介之在唐，子明之在宋，殆不是過」。⁶⁸王儼視王恕為「以道事君」的社稷大臣，可與東晉王導(276–339)、唐王珪(570–639)、北宋王旦(957–1017)等歷史上同姓名相比肩齊美。

成化二十年秋，南京禮部左侍郎、江西泰和人尹直(1431–1511)，為王恕歷官以來所得誥敕及交游士大夫之文所彙《餘慶集》作序，盛稱其德：「〔王恕〕見義勇為，憂國如家。……至於政令有不便於民，姦宄有或干於政，則連章累牘，懇款剴切，嬰鱗觸諱，死生以之。……蓋宗社有所倚毗，君子有所視效，儉壬有所畏憚而不敢肆。望重中外，惠流邇遐。斯文清議，方之中流砥柱，不約而同，誠可謂社稷之臣矣。昔之大臣若周勃之重厚，楊綰之清儉，韓休之峭直，寇忠愍之剛果，范文正之先憂後樂，皆兼而有之。」⁶⁹江西南昌人、翰林編修張元禎(1437–1506)，居家作〈砥柱圖

⁶⁴ 崔銑：《洵詞》，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六〈明臣十節〉，頁二七下。

⁶⁵ 顧璘：《息園存稿文》，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八〈啟張司馬〉，頁三下。

⁶⁶ 董其昌：《容臺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崇禎三年(1630)董庭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文集卷九〈廷貢崎艇姚公墓表〉，頁十七下。

⁶⁷ 朱昱(纂修)：《嘉靖重修三原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1996年)，卷十六，王鏊〈上大司馬三原王老大人書〉，頁三下至四上。王鏊文集中所收該文，多見改動。

⁶⁸ 朱昱：《嘉靖重修三原志》，卷十五，王儼〈三原王氏族譜序〉，頁二十下至二一上。

⁶⁹ 同上注，尹直〈王氏餘慶集序〉，頁二二上至二二下。

贊)以贈王恕,⁷⁰可見「斯文清議,方之中流砥柱」,並非無因。值得注意的是,周勃(?-前169)在漢初有撥亂反正之功,楊綰(718-777)是安史之亂後唐代宗李豫(762-779在位)時期名相,寇準(961-1023)力挽北宋社稷於傾覆之中,范仲淹更是宋仁宗時改革賢相。尹直等已然將王恕推至拯救當下時弊的關鍵人物和「中流砥柱」。

王恕與成化初「翰林四諫」之一、卜居南京定山不出的莊昶(1437-1499),屢有見面,「論古今天下之事」,相為推重。成化二十一年(1485),莊昶為王恕所作壽序,從中亦可見時人如何推許王恕:

天下之大,可一人有,不可以一人治。苟不得人以共理之,天下不可以平治也。於是付之臯陶,付之稷契,付之伊傅,付之周召,厥後漢、唐、宋之時,又付之丙、魏、房、杜,付之司馬光,付之韓琦,付之范仲淹、富弼。……若南京叅贊機務大司馬三原王公,豈非其人哉!……朝廷繫其重輕,天下以為安危,君子賴之得以自安,小人畏之而不敢肆,天下之士,無貴賤,無小大,莫不慕公之德,知公之名,望之為泰山喬岳,仰之為青天白日也。始公之來南京也,舊邦之人,各相自慶,謂如東人之得周公,西土之得司馬溫公。……公何以得此於天下哉?是皆天以我列聖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而憇遺是老,俾之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故也。……今年公上章求去,聖天子以公元老,不可一日去,朝廷勉留,如成王之留召公者,公不可辭。⁷¹

莊昶壽序的立意,是將王恕放入「共理」天下的歷代賢相譜系中,至徑以周、召相標,以「輔成唐虞三代之治」相期。

然而,視王恕為輔導三代聖治的人物,並非莊昶特意。早在南直隸巡撫任上,王恕已被比作伊尹、周公。⁷²王恕再官南京兵部尚書,得王恕延見且「詢以政務」的布衣學者、蘇州人史鑑(1434-1496),讚許王氏為「力能扶社稷,功足庇民人」的召公。⁷³翰林編修王鏊稱許王恕「直辭正色橫清秋,當今人物第一流」,並謂「天下還須用寇老,王所誰與為居州。願公從此過百歲,留作國家伊傅周」。⁷⁴不僅將王恕比作「伊傅周」,還暗示朝廷理應將他調入重用。

⁷⁰ 張信(纂修):《嘉靖重修三原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陝西府縣志輯》(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年),卷十六,張元禎〈砥柱圖贊贈大司馬三原王老先生〉,頁229。

⁷¹ 莊昶:《莊定山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壽大司馬王公介庵七十序〉,頁一上至三上、四上。

⁷² 黃宗義:《明文海》,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一百八十,趙同魯〈上巡撫三原王公書〉,頁十七上。按趙同魯亦係蘇州人。

⁷³ 史鑑:《西村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四〈壽司馬三原王公七十〉,頁六上。

⁷⁴ 朱昱:《嘉靖重修三原志》,卷九,王鏊〈壽大司馬三原王老先生七十〉,頁十七下。此詩王鏊文集中未見。

可見，王恕以「伊傅周召」自任，屢上諫諍，受挫而不顧；他的推崇者也數數將他看作救時賢宰，甚至以當代「伊傅周召」視之，並有愈演愈烈之勢。⁷⁵王恕自詡與一眾士人推崇、期許如此默契一致，被人認為「造勢」好名，在當時已遭物議。這從山東壽光人內閣大學士劉翊（1426–1490）的觀感中獲得佐證。劉翊，正統十三年進士，和王恕是「同〔國子〕監同年」的好友。⁷⁶劉翊仕途順利，讀書中秘，授翰林院編修，「歷右中允，侍講東宮」。⁷⁷憲宗即位，劉翊更是平步青雲，成化十四年（1478）二月，以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閣務，⁷⁸成化二十一年九月致仕。相較而言，王恕仕途坎坷，終成化朝，他都不能入調北京，只能留守南京，直至去官。史載劉翊「性疎直。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員外郎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翊於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翊密疏諫，謀少阻。素薄萬安，嘗斥安負國無恥」。⁷⁹可見，劉翊並不像他同時大學士萬安、劉吉等被指為道德敗壞的人，而是伸張正義、彌補政治的直諫之士。王恕也嘗言「若喜正嫉邪，培植國本，則古直劉公」。⁸⁰王恕子王承裕（1465–1538）則稱許劉氏與其父「同心、同德、同筆硯、同科第、同操尚、同忠讜」。⁸¹

但即便是劉翊，也覺得王恕敢言抗論，其形式大於實質，沽直成名的考慮多於力救時弊的思量。王恕任南直隸巡撫，累疏彈劾太監、進言「格君」而聲名大起之際，劉翊有詩贈王恕云：「撫守南都荷至尊，寸心端只為元元。尋常事我當行事，累次言人不敢言。逸眾聲華傳九有，盡忠人物說三原。何時樽酒重相會，須把平生子細論。」⁸²此詩看似揄揚王恕，實則「諷其言之太直」。⁸³「累次言人不敢言」，對王恕氣節表揚有加，暗含以直言博名博望卻無益於世，只為自身贏得「逸眾聲華傳九有，盡忠人物說三原」的盛名美稱而已。

⁷⁵ 成化末，王恕致仕還鄉，太常卿童軒贈詩稱其「憂國如家竭寸忠，四朝人物獨歸公」、「致主欲居堯舜上，許身應在稷夔中」，亦見一斑。見張信：《嘉靖重修三原志》，卷九，童軒〈送大司馬王公致政還三原〉，頁123。

⁷⁶ 劉翊：《古直先生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嘉靖三年（1524）劉銳刻本（1997年），卷四〈送三原王君宗貫〉，頁七下。除此之外，劉翊文集中還留有其他多篇反映他與王恕交集的詩文。見《古直先生文集》，卷五〈送光祿寺卿李君之南京兼簡王宗貫〉，頁二上；卷五〈題王宗貫西園清隱〉，頁五下；卷六〈王宗貫瓊林進士圖贊〉，頁九下；卷十二〈贈資政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公配周氏夫人神道碑〉，頁四上至六下。

⁷⁷ 《明史》，卷一六八〈劉翊傳〉，頁4525。

⁷⁸ 《明憲宗實錄》，卷一七五，成化十四年二月庚戌條，頁3159。

⁷⁹ 《明史》，卷一六八〈劉翊傳〉，頁4526。

⁸⁰ 劉翊：《古直先生文集》，卷末，王承裕〈古直先生文集序〉，頁四下。

⁸¹ 同上注，頁一下。

⁸² 同上注，卷四〈送三原王君宗貫〉，頁七下。

⁸³ 戴冠：《濯纓亭筆記》，《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華察刻本，卷一，頁十八下。

王恕對劉珣諷喻他好名頗為敏感，覆函相辯。王恕云：「區區豈好為此哉？蓋責任在己，不得已也。……近觀左右之所為，有若置斯器於通衢而不之顧也，此區區所以日夜為國家憂，所以言之至再至三。……聲華之有無，豈暇計哉？」⁸⁴王恕的崇拜者、蘇州人戴冠(1442–1512)，⁸⁵在其《濯纓亭筆記》中特錄此函。戴冠視王恕為清流，所以謂劉珣之詩，乃欲使王恕緘默，「與己同流，不至於涇以渭濁耳」。⁸⁶

先不論戴冠武斷之處，且看王恕覆函中坦露之情。王恕稱作為不能「居天子之左右」的巡撫官員，要建言的話，「非紙筆則不能達，言非切直則不能盡其情」，並承認「犯顏逆耳而難入，無益於成敗」。「非紙筆則不能達」可以成立，直言抗爭並無實效，也與上文所論吻合。「言非切直則不能盡其情」則殊堪玩味。任南直隸巡撫的王恕與蘇州人沈周(1427–1509)往來論說甚密，一日二人「論諫」，可見王恕對直諫確實有所偏好：「先生〔沈周〕曰：『對章伏諫，非鄙野人所知。然竊聞之，禮上諷諫而下直諫，豈亦貴沃君心而忌觸諱耶？』公〔王恕〕遽曰：『當今之時，將為直諫乎，抑亦諷乎。』先生曰：『今主聖臣賢，如明公又遭時倚賴，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公徐出一章，示之曰：『此吾所以事君者，試閱之。』先生讀畢，曰：『指事切而不汎，演言婉而不激，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矣。』」⁸⁷沈周主張諷諫以沃君心，而非直諫觸諱，但他卻在王恕急問之下改變初衷，乃至說出「今主聖臣賢，……諷諫、直諫，蓋無施不可」的話，並有王氏疏「於諷諫、直諫兩得其義」的兩可之說。憲宗遠非聖主，逆言直諫更難奏效，這一點王恕心知肚明。因此，「事無大小，輒肆口直言，所謂事君數者非乎？疏辱亦所不免」的王恕，⁸⁸樂此不疲，堅持批鱗，除顯示其直節之外，表明他未將奏疏能否落實視為第一義，是否引起憲宗乃至朝野注意才是他上疏「切直」的主要考衡。換言之，王恕清楚嚴厲批評宦官、直言諫諍憲宗的利害關係，甚至以此進一步積攢政治聲望。事實也正是如此，士人對其敢言之為，推許備至，朝野輿論「益歸心恕」，乃至有「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的謠語。

王恕如何沽名「造勢」實可從他請好友王偁特為撰寫傳略可知。成化二十年，王偁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旋刊行於世。因弘治初年御醫劉文泰彈文，此傳被令「燒毀板籍」，⁸⁹不許流通。雖然《寶文堂書目》、《萬卷堂書目》和《千頃堂書目》等私家藏

⁸⁴ 王恕：《王端毅公文集》，卷三〈答劉叔溫閣老贈詩書〉，頁二上至三上。

⁸⁵ 嘉靖二十六年，陸粲為《濯纓亭筆記》作序謂：「王三原〔王恕〕自巡撫江南時，則愛重先生〔戴冠〕。及是方掌銓，先生貽之書，條刺十事，皆經國大務，語不及私，三原為斂容降歎。」見戴冠：《濯纓亭筆記》，卷首，陸粲序，頁一下。

⁸⁶ 戴冠：《濯纓亭筆記》，卷一，頁十八下。

⁸⁷ 文徵明：《甫田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二五〈沈先生行狀〉，頁十六上。

⁸⁸ 張岱：《石匱書》，《續修四庫全書》影印稿本，卷一一三〈王恕列傳〉，「石匱書曰」，頁九下。

⁸⁹ 陸容：《菽園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十二，頁152。弘治初年劉文泰彈劾王恕一案本末，參《明史·王恕傳》；邱偉雲：〈丘濬理學及史學思想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6年），頁73–94。

書目錄對該傳均有載錄，⁹⁰但今似不存，王儼《思軒文集》也沒有收錄，⁹¹我們只能從相關記載獲知此傳梗概。其一，此傳對王恕備極讚譽，「稱許太過」；⁹²其二，此傳詳細載錄王恕的忠言正論，即成化間所上「攻宦」與「格君」奏疏；其三，此傳內容載及王恕「自比伊周之佐」，且將其所上奏疏，「至不准者，皆書不報」。⁹³王恕上疏「不報」確是普遍常有，至於他自比伊尹、周公，也是不爭的事實。

王恕作傳刻行，雖非劉文泰所說在於「彰先帝拒諫」之失或「謗君」，但認為他「沽直」好名，藉此向憲宗和士林顯示「忠節」，確中要害。王恕無罪辯護疏，也只反駁劉文泰說他謗君之誣，未辯及「沽名」之事。⁹⁴一向對王恕頗多袒護的孝宗朱祐樞（1487–1505在位）遂下旨，認定王恕「作傳賣直沽名，本當究治，宥之，傳并板，即令焚燬」。⁹⁵連同情王恕的陸容（1436–1497）也說：「板刻之舉，或出於門生故吏，而公以老成位冢宰，初無禁止之言，坐致奏訐以罷，不亦深可惜哉！」⁹⁶明末馮時可（隆慶五年進士）亦不無遺憾地稱：「〔王恕〕猶丐一傳自表，名根之難去如此！」⁹⁷何喬遠（1558–1631）更感慨道：「〔王恕〕在當時猶有漁色之譏，用是知士行之難也。」⁹⁸

質言之，無論作傳行世之事，是王恕「諷人為之」，抑出自門生故吏之手，他在南京為官期間，公然謀畫或默許出版一本將自己推舉過高、自比伊周的傳略流傳海內，若不是表明他對不獲憲宗重用不滿，則說明他想以此進一步製造政治聲譽。

不獨如此，請王儼作《大司馬三原王公傳》前後，王恕又積極籌度將自己向來所上奏疏結集出版。成化十八年，王恕開始醞釀出版奏疏集。⁹⁹成化二十一年，他再官南兵部尚書，奏疏集編輯完成，刊行以傳。¹⁰⁰王恕奏疏集首刻本今已不存（明代王恕

⁹⁰ 晁瑛：《晁氏寶文堂書目》（與徐燭《徐氏紅雨樓書目》同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卷中，頁115；朱睦㮮：《萬卷堂書目》（與周弘祖《古今書刻》同本；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影印清光緒癸卯〔1903〕刊本，1994年），卷二，頁1078；黃虞稷（撰），瞿鳳起、潘景鄭（整理）：《千頃堂書目：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卷十，頁272。

⁹¹ 《思軒文集》不收王儼所作〈三原王氏族譜序〉，倒收錄了弘治初年王儼為王恕所作的〈王氏先塋之碑〉，見王儼：《思軒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弘治刻本，卷十四，頁二十下至二三上。

⁹² 沈德符：《顧曲雜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丘文莊填詞〉，頁十七上。

⁹³ 《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卷七四，弘治六年四月癸丑條，太醫院院判劉文泰奏言，頁1396。

⁹⁴ 《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6–37。

⁹⁵ 《明孝宗實錄》，卷七五，弘治六年五月丙戌條，頁1438。

⁹⁶ 陸容：《菽園雜記》，卷十二，頁152。

⁹⁷ 談遷：《國權》（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卷四二，弘治六年閏五月乙卯條，頁2646。

⁹⁸ 同上注，卷四七，正德三年四月己卯條，頁2916。

⁹⁹ 王恕：《王端毅奏議》，卷末〈後序〉，陳公懋〈介菴奏議序〉，頁一上至三上。

¹⁰⁰ 王恕：《王公奏議》，臺灣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抄錄日本內閣文庫影印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謝應徵刻本，卷首，程廷珙〈王公奏稿序〉（成化二十一年三月），原書頁一上至四上。嘉靖二十六年刻本《王公奏議》共六卷，書前另冠有刊行者謝應徵〈刻三原王公奏稿〉（下轉頁83）

奏疏集版本流傳的情形見表一)，但它應梓於南京。¹⁰¹ 此書收錄王恕擔任南直隸巡撫及之前所上二百餘篇奏疏，¹⁰² 其最大特點是「凡成化間，留中之疏，俱書不報」。¹⁰³ 有趣的是，這與《大司馬三原王公傳》載及王恕疏「至不准者，皆書不報」的情形竟相一致，有如呼應。可見，無論是《大司馬三原王公傳》，還是奏疏集首刻本，都應是王恕意願和個性的反映，並非出於撰者或刻者的無意。

表一：明代王恕奏疏集版行概況

刻本系統	奏疏範圍	刊行時間	刊行地	主持者及作序跋者
首刻本《介菴王公奏稿》(佚)	大理寺評事至南直隸巡撫期間所上計二百餘篇奏疏	成化二十一年	南京	王恕子王承裕，及王恕門生和支持者陳公懋、程廷珙編選刻行。陳公懋〈王公奏稿後序〉、程廷珙〈王公奏稿序〉、陳音〈介菴王公奏疏序〉 ¹⁰⁴ 、李東陽〈書介菴王公奏稿後〉
六卷本《介菴王公奏議稿》(存)	從大理寺評事至再為南京兵部尚書期間共二百餘篇疏草中，選出八十六篇奏疏，分為六卷	弘治十五年	蘇州	楊循吉編選，南直隸巡按王憲刻行。楊循吉〈新刊介菴王公奏議後跋〉
		正德七年	三原縣	陝西三原知縣程啟充刻行，並作〈介菴奏議書後〉
		嘉靖二十六年	揚州	南直隸巡按御史謝應徵刻行，並作〈刻三原王公奏稿小敘〉
九卷本《吏部奏議》(佚)	官吏部尚書時所上奏疏，分九卷	弘治四年	北京	吏部員外郎孫交編刊。李東陽〈冢宰王公奏稿序〉(四庫本〈王端毅奏議序〉) ¹⁰⁵
十五卷本《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存)	合六卷本《介菴王公奏稿》與九卷本《吏部奏議》為一編，共十五卷	正德十六年	三原縣	三原知縣王成章、陝西巡按御史曹珪刻行。王九思〈太師端毅王公奏議序〉 ¹⁰⁶

〔上接頁82〕

小敘；書末分列陳公懋〈王公奏稿後序〉(成化十八年十二月)、李東陽〈書介菴王公奏稿後〉(弘治五年四月)、楊循吉〈介菴王公奏稿後跋〉(弘治十五年十一月)、程啟充〈介菴奏稿書後〉(正德七年十二月)。

¹⁰¹ 王恕：《王公奏議》，卷首，程廷珙〈王公奏稿序〉，頁一上至四上。

¹⁰² 王恕：《王端毅奏議》，卷末〈後序〉，陳公懋〈介菴奏議序〉，頁二上。

¹⁰³ 沈德符：《顧曲雜言》，〈丘文莊填詞〉，頁十七上。

¹⁰⁴ 陳音：《愧齋文粹》，明嘉靖二年(1523)刻本(美國國會圖書館攝製北平圖書館善本書膠片)，卷三〈介菴王公奏疏序〉，頁十四下至十六下。現存王恕奏疏集之中並未見陳音此序。

¹⁰⁵ 王恕：《太師王端毅公奏議》，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明正德十六年(1521)原刊清嘉慶十一年(1806)補刊本，卷首，李東陽〈冢宰王公奏稿序〉，頁一至三。

¹⁰⁶ 同上注，王九思〈太師王端毅公奏議序〉，頁一至二。

一般而言，危言極論的批評性疏草，士人會慎重對待，甚者焚稿，以避求名之嫌。《晉書》即載陳元達「在位忠謇，屢進讜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¹⁰⁷但王恕尚在為官之時，不僅讓友朋或推崇者傳閱所上疏稿，¹⁰⁸且倩人撰傳，宣揚奏疏內容梗概，又積極謀畫編刊奏疏集，將昭示他忠節偉業的留中之疏公諸於世。換言之，王恕有意參與到成化末輿論對他的極高讚譽與政治形塑之中，¹⁰⁹甚至推波助瀾。

從王恕奏疏集的序跋看，編刊疏稿，可能有進一步的政治意圖。江南布衣學者陳公懋所作序文，稱許王恕「歷事三朝，數歷中外，幾四十載，讜論滿朝廷，忠名滿天下」，將其奏疏集與後蜀諸葛亮(181–234)的〈出師表〉、唐陸贄(754–805)的奏議並稱。諸葛亮和陸贄皆是忠臣賢相，陳氏無疑比王恕為當代賢輔良相，且有對王恕不獲重用甚表不滿的隱義。王恕奏疏集所收疏議均「極言無諱」，卻多不見憲宗採納，甚至被留中。所以陳氏又稱：「故用其言則國福以興，棄其言則國禍以亂。……陳其善，閉其邪，利害當機，極言無諱，己不求知而自為，人不見知而不悔，烏有嫌疑窺避哉？盡己而已矣。……使今征求息而民力甦，權姦伏而士氣作，君心明而成憲彰，是誰之功歟？」¹¹⁰陳氏對奏疏不能見用於世，不被憲宗取信採用的遺憾之情，躍然紙上。

江西浮梁人、南京吏部郎中程廷珙(成化十一年進士)，是王恕門人和推崇者，他於成化二十一年三月所作〈王公奏稿序〉，顯露王恕及其支持者刊行奏疏集與謀畫入閣的可能關係：

蓋先生自委質以來，遇事輒無隱，矧十數年來，四三刑人，祐寵毒民，無所不至，中傷臺諫，中外諱言。先生於是以身任天下之重，累抗論疏，皆關社稷至計，蒼生嘉謨，名教大經，直指權奸而不忌，力救正直而無阿，婉而不迫，直而不譎，頌而不諂，真得皋陶、伊、周、孔、孟、程、朱告君之遺意者。用能感悟聖衷，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以行其道，以濟于時，而下其膏澤也。先生之言，豈非紀德昭功而可傳者乎？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有焉。近者言事之臣，以為先生宜密勿禁近，備顧問，資啟沃。疏進，上

¹⁰⁷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一百二〈陳元達載記〉，頁2679–80。

¹⁰⁸ 王恕與沈周討論其所上「事君」疏稿即是一例。此外，史鑑亦嘗讀王恕疏稿，有云：「讀閣下(王恕)奏議，見其憂國忘家，嘉謀讜論，知無不言，不以居外自疎，不以宦成自滿，不以非職自媮，拳拳懇懇，惟日不足，是真古人所謂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者歟。」見史鑑：《西村集》，卷五〈上少保王三原書〉，頁二五上。

¹⁰⁹ 弘治初年，吳寬稱王恕「切劘治道，啟沃君心，往往見于章疏，天下人皆傳誦之」，可見王恕奏疏集影響甚大。見吳寬：《家藏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三六〈敬義堂記〉，頁九上。

¹¹⁰ 王恕：《王端毅奏議》，卷末〈後序〉，陳公懋〈介菴奏議序〉，頁一上至二下。

以留都根本重地，參贊節鎮重寄，非先生不可，議乃寢。此殆成王以周公留後治洛之意，知遇何以加此？¹¹¹

程氏以上稱說極盡誇張之能事，至謂王恕「用能感悟聖衷，言無不聽，計無不從」，全與事實相左。這很難完全歸為門人有意奉承，至少王恕對此並無異議，乃至表示默許，甚至頗合其意。和王恕一直以來高自期許一致，程廷珙也視王恕「真得皋陶、伊、周、孔、孟、程朱告君之遺意者」，並將王恕再官南京兵部尚書擬為「成王以周公留後治洛」，認為他簡直是當時天下的「周公」。

程氏稱「近者言事之臣，以為先生宜密勿禁近，備顧問，資啟沃」，顯示奏疏刊行與謀畫入閣關係的訊息。檢諸史料，「近者言事之臣」實指成化五年（1469）進士崔陞（1439–1526）及成化十一年（1475）進士江西餘干人蘇章。成化二十一年，時任兵部員外郎崔陞因「有星變，詔求直言，旬餘亡應者」，遂與兵部主事蘇章一同上奏，云：「今寵信內豎，使竊政權，彼在內則明薦妖僧衰術，在外則陰蒞儉臣鄙夫。宜大施竄逐，忠勤如尚書王恕，今之伊傅，不宜棄之南京。」¹¹²但據崔陞子崔銑所說，崔陞等所上之疏「不報」，並非如程氏所說「疏進，上以留都根本重地，參贊節鎮重寄，非先生不可，議乃寢」。

無獨有偶，時為奏疏集撰序的陳音（1436–1494）和「讀者」程敏政（1446–1499）等，也都有默契地透露他們對王恕入朝拜相的預想。陳音序末謂：「使公〔王恕〕入相于朝，則其奏疏敷陳，又不止此，〔王〕承裕於是尚為公續集之。」¹¹³程敏政則稱：「三復華編思不禁，愛君憂國慮何深。忠言如出宣公手，慟哭誰知賈誼心。名字直應高北斗，文章寧止重南金。何時詔許歸黃閣，坐遣蒼生得傅霖。」¹¹⁴「黃閣」借指相府，這是程敏政對王恕入閣的期待。直至弘治初年，王恕入朝拜相的呼聲一直未減。¹¹⁵孝宗即位，召用王恕為吏部尚書，御史曹璘、吳泰等人尚且不滿，上疏請將王恕「詔入內閣，與謀大政」，¹¹⁶並謂「此乃公論」。¹¹⁷

¹¹¹ 王恕：《王公奏議》，卷首，程廷珙〈王公奏稿序〉，頁二下至頁三上。

¹¹² 崔銑：《洄詞》，卷五〈顯考參政南郭君述〉，頁三五下。

¹¹³ 陳音：《愧齋文粹》，卷三〈介菴王公奏疏序〉，頁十六下。

¹¹⁴ 程敏政：《篁墩文集》，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七二〈讀大司馬三原王公奏議〉，頁十二下。

¹¹⁵ 史載，王恕「既歸，名益高，臺省推薦無虛月」。成化二十二年九月，南工部主事王純稱王恕為古「社稷之臣」汲黯，應召還為用。成化二十三年，「道出三原，謁致仕尚書王恕」的庶吉士鄒智，疏言進君子退小人、黜宦官預政之權，並薦王恕「置要近之地」。明孝宗即位，御史湯鼐、姜洪等紛薦王恕可大用，御史余濬則直接稱「王恕堪內閣」。見《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4；卷一七九〈鄒智傳〉，頁4755–57；卷一百八十〈湯鼐傳〉，頁4785；卷一百八十〈姜洪傳〉，頁4790；卷一百八十〈余濬傳〉，頁4789。

¹¹⁶ 《明孝宗實錄》，卷十一，弘治元年二月乙未朔條，南京監察御史吳泰等上疏言，頁237。

¹¹⁷ 同上注，卷八，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己丑條，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曹璘上疏言十事，頁174。按成化末至弘治初年推崇且舉薦王恕的，如王純、鄒智、余濬、吳泰、姜洪、湯鼐、曹璘等，多是新晉年輕的言路官員、翰林庶吉士及六部屬官。

總之，結合王恕對自己的一貫期許及門人把他比擬成周公，再考慮奏疏集刊行之際，即有人上疏舉薦他入閣拜相，乃至奏疏集撰序者和「讀者」對他入相的一致預想，都指向這個可能，即奏疏集刊行是為王恕入閣營造聲勢與條件。正如奏疏集作序者程廷珙所說，王恕所上奏疏是「昭德紀功」的最好證明。將王恕奏疏彙編刊行，即是將他被「留中」的奏疏公諸於世，進一步彰顯王恕的忠君偉績，又為他入閣提供足以動人的憑藉。

結 論

明中期名臣王恕以敢於抨擊權倖、排彈宦官與直言諫諍聞名當時後世。本文無意於論析作為名臣王恕的歷史偉績，而着眼於根據其奏疏等文本史料，將王恕置於具體的歷史背景與場域中，探討成化間王恕以「攻宦」為主的「格君」行動及其政治形塑情形。

王恕步入仕途三十餘年，並無嚴厲批評宦官，故「未甚為人知也」。成化十二年，大學士商輅議設雲南巡撫，藉以彈壓日益肆橫的鎮守太監錢能。與商輅同學於國子祭酒李時勉的王恕，膺任巡撫之選。他不僅「心知所謂」，行動果敢，竭力彈劾錢能諸不法狀，且疏言憲宗「却貢獻」而「勤聖學」，有意呼應商輅之策。王恕上疏雖多「不報」，未見取納，但他「忠名滿天下」，「聲震遠邇」。

「攻宦」帶來的卓著名節，使王恕越發以批評權倖自任，以大臣「格君」自重。尤其是成化十六年後，他由南兵部尚書改任南直隸巡撫，既竭力攻宦，又直接批鱗，乃至交互為用，希冀憲宗醒悟。王恕疏中屢以「伊傅周召」自命，反復向憲宗陳說《尚書》典謨訓誥，針砭時弊，致主堯舜。雖然均不獲回應，未見實效，但他卻樂此不疲，愈挫愈勇。

成化末年弊政愈顯，王恕名節愈高，至「天下傾心慕之」。與王恕的自名針芥相投，推崇王恕的江南文士不僅以賢相碩輔相期，甚以「周召」相標，視為當朝「中流砥柱」之人物。王恕不僅對時人幾近誇大、有違事實的贊許未置可否，甚且推波助瀾，有意自我形塑，既請友人王僊撰作彰顯本人「忠節」的傳略刻行，又著手將自己任官以來的奏疏編刊出版。成化二十一年，王恕奏疏集首刊之際，即有朝士疏薦，稱他堪「伊傅」之任。結合為奏疏集撰序者及當時其他「讀者」對王恕入相的共同期許，可見奏疏編刊與王恕入閣之間謀畫關係的情形。直至弘治初政，朝士仍以王恕入相為期。¹¹⁸「素稱正直」的王恕，甚至被朝野委以「須陳言將司理監批聖旨權柄歸還閣下，如祖宗初制，使政不出於宦官，方是第一等大事，然後禍本可絕，天下可平」的重任。¹¹⁹

¹¹⁸ 張信：《嘉靖重修三原志》，卷九，馮忠〈嘉致仕大司馬王老先生詔徵入相〉，頁123。

¹¹⁹ 賀欽（著）、武玉梅（校注）：《醫閩先生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1年），卷三〈言行錄〉，頁33。

縱觀王恕一生奏疏，他並不像成化初給事中王徽等疏言「法高皇帝舊制，毋令〔宦官〕預政典兵」，¹²⁰也與成化末給事中李俊建言將宦官「奉使於外者悉為召還，用事於內者嚴加省汰」不同，¹²¹他並未言及除廢改革宦官制度，只是批評惡宦及放縱的君主。換言之，敢於「攻宦」的王恕，無意對宦官問題提出解決方案，也沒有提出徹底剝奪宦官權力。王恕在南京任官，不僅為太監梁端壽藏銘題額，¹²²而且被他彈劾的錢能其後與他同官南都，相得融洽。¹²³可見，王恕確也不是狹隘的不與宦官為伍的貞士。他之所以「攻宦」，既有具體的歷史背景，又是他藉以「格君」諫諍的重要一環，成為他約束君權，乃至進行政治形塑的方式與策略。

王恕「攻宦」之舉雖無實際效果，但其道德意義卻愈益凸顯，並且令到個人名節急遽提升。隨著明中期宦官制度發展成熟，¹²⁴君臣丕隔，士人開始反省「攻宦」有名無實的「困局」。王恕「攻宦」名震天下之際，反對「好名矯激」的經世名臣丘濬（1420–1495），¹²⁵便在所著《世史正綱》中指出宦官同樣具有「秉彝好德之良心」，亦是「常人」，明確提出教化宦官以為朝廷之用的理念，號召將直接「攻宦」而無果轉入「化宦」而切實改變政治的行動中去。¹²⁶王恕的「攻宦」個案，無疑為探討丘濬等開啟的「化宦」新思考提供重要的比較觀照。

¹²⁰ 《明史》，卷一百八十〈王徽傳〉，頁4767。

¹²¹ 同上注，〈李俊傳〉，頁4779。

¹²² 《明代宦官碑傳錄》，頁83。

¹²³ 沈周：《客座新聞》，《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清抄本，卷六〈三原王公德化宦官〉，頁一上至一下；焦竑：《國朝獻徵錄》，卷二四，王世貞〈吏部尚書王公恕傳〉，頁六二下；《明史》，卷一八二〈王恕傳〉，頁4833–34。

¹²⁴ 明代宦官概論，參丁易：《明代特務政治》；王春瑜、杜婉言：《明朝宦官》（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Shih-shan Henry Tsai, *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洪武時期的宦官制度，參黃彰健：〈論皇明祖訓錄所記明初宦官制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2本（1961年），頁77–98；Robert B. Crawford, “Eunuch Power in the Ming Dynasty,” *T'oung Pao*, 2nd ser., 49, 3 (1961), pp. 115–48。仁、宣以後，司禮監代天子「批紅」，乃至與內閣「對柄機要」，掌握國家中樞權力，參吳緝華：〈明仁宣時內閣制度之變與宦官僭越相權之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1本（1960年），頁381–403；谷光隆：〈成化時代における司禮監の地位〉，《東洋史研究》第13卷第3號（1954年8月），頁163–79；歐陽琛：〈明代的司禮監〉，《江西師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4期，頁12–21。明中期宦官官僚體系發展成熟的論述，參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180–98；牟復禮、崔瑞德（編），張書生等（譯）：《劍橋中國明代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上卷，頁354–60。

¹²⁵ 丘濬及其經世著作《大學衍義補》的深入研究，見Hung-lam Chu (朱鴻林), “Ch'iu Chün (1421–1495) and the *Ta-Hsüeh yen-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¹²⁶ 吳兆豐：〈「有教無類」：中晚明士大夫對宦官態度的轉變及其行動的意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2012年），頁77–84。

以「攻宦」為名：明成化間名臣王恕的政治形塑

(提要)

吳兆豐

明中期名臣王恕(1416–1508)以「攻宦」及敢於直言諫諍而聞名當時後世。本文並非重申王恕氣節，而是根據王恕奏疏集等文本史料，探討明成化間王恕以「攻宦」為主的「格君」行動及其政治形塑情形。王恕自入仕途以來，並未嚴厲批評宦官，故「未甚為人知也」。成化十二年，大學士商輅(1414–1486)議設雲南巡撫，藉以彈壓日益肆橫的鎮守太監錢能。膺任巡撫之選的王恕「心知所謂」，竭力彈劾錢能諸不法狀，結果「聲震遠邇」。「攻宦」帶來的卓著名節，使王恕越發以批評權倖自任，以大臣「格君」自重。就實際情況而言，王恕在「攻宦」和直言「格君」上均未見實效，卻得到當時一眾士人任情推崇。王恕默許來自時人幾近誇大、有違事實的贊許，乃至推波助瀾。時人對王恕的推崇及其政治形塑，並非純粹出於褒揚名節，有為其入閣製造聲勢和輿論的可能。

關鍵詞： 王恕 成化朝 宦官 格君 政治形塑

Known for “Attacking the Eunuchs”: Famous Courtier Wang Shu’s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His Political Image Building in the Ming Chenghua Period

(Abstract)

Wu Zhaofeng

Wang Shu 王恕, a well-known courtier in mid-Ming dynasty, was famous for “attacking the eunuchs” and brave admonishment of the emperor. Instead of reaffirming Wang’s integrit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political actions concerning which Wang remonstrated with the emperor, as well as the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how he earned fame with the objective of “Attack the Eunuchs.” At the time Wang Shu became an officer, he seldom expressed severe criticism of eunuchs, and by 1476, he was not known by other officials. However, Shang Lu 商輅, a senior grand secretary of cabinet, discussed the proposal of setting up the governor of Yunnan to suppress the increasing power of Guardian Eunuch Qian Neng 錢能 who had become notorious for his illegal acts. Wang Shu, who was appointed to the governor position, endeavoured to impeach Qian for his widespread malfeasance, and he therefore became known far and wide. The fame coupled with lashing out at the eunuchs inspired Wang Shu to make more efforts to criticize the eunuchs and educate the emperor. Although Wang’s action did not have practical effect, his reputation was further promoted by a group of literati, and Wang Shu himself acquiesced to the exaggerated compliments by others. This article finally finds that the real aim of building Wang Shu’s political image by those literati and Wang himself was probably to increase momentum and muster public opinion for Wang getting into the cabinet.

Keywords: Wang Shu Chenghua period eunuchs admonishing the emperor
political image building